

◆ 杨书案历史小说长廊 ◆

风流武则天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长安，御苑，参天古木环抱着一块数十顷的宽阔草场，这是宫廷御马监的驯马场。

正是秋风起、草儿黄、厩马肥的时节，一匹龙驹系缰场中。它膘肥体健，高可及人，毛色栗黄，绕着拴马桩咆哮躁动，扬鬃嘶鸣，声闻四野。

这是吐谷浑新近向大唐进贡的一匹良骥，因它毛色栗黄，又格外雄健，有狮子的威风，故名“狮子骢”。

吐谷浑可汗，建都伏俟城，在青海西十五里。吐谷浑人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，只是逐水草流徙，以放牧为生。特别看重马匹，盗马者死，和杀人同罪。

青海湖周围千余里，水色澄碧，中有小山，长满鲜嫩的肥马草。当地俗传，到了冬天，把牝马放养于湖中山上，可得龙种。有一年，一吐谷浑人从西域引来一匹波斯母马，冬天放入青海湖小山上，春天果然生一龙驹，长到一岁，便能日行千里。以后，便把这一马种叫青海骢。狮子骢也是青海骢的一个品种。

此马膘悍刚烈，本难驾驭；加上它是进贡名马，域外珍

品，御马监的人也不敢过分羁縻，任意责打；所以，贡来长安半年，摔伤了御马监七、八个干练驭手，却没人能够驯服它。

这事惊动了当朝天子李世民。李世民是马背上得天下的皇帝，识马、爱马，听说吐谷浑进献的狮子骥刚烈难驯，引起了他的关切，特地驾临驯马场要看个究竟。

太宗身旁是一群年轻貌美的宫妃，身后是一队护驾的禁卫士卒。皇上驻驾，御马监令上前叩见，禀奏：

“圣上，诸事就绪，只等旨下，就开始驯马。”

太宗看了看草场中间那匹高大骁勇、野性十足的青海马，又看看一旁装束停当、跃跃欲试的一排驯马吏，点点头说：

“开始吧！”

御马监令传旨，即有一趟趟驯马吏上前解缰，狮子骥见有人来，野性顿发，摇鬃嘶叫，作狮子吼。马缰解开，它又咬又跳，强挣硬拽，欲脱缰而去。驯马吏也强劲干练，他沉着地缓缓缩短缰绳，机灵地避开狮子骥踢咬，巧妙接近马身，然后猛然揪住马鬃，飞身骑上马背。

狮子骥并不前奔，只在原地人立狂吼，要摔下背上的骑手。驯马吏身手也自不凡，他两腿紧紧夹住马肚，一手拽紧缰绳，一手死死抱住马颈，整个身子牢牢粘在马背上，仿佛马和人已经合为一体，任凭狮子骥人立腾踢，始终无法将驯马吏掀下马背。突然，狮子骥屈起两只前腿，身子往下一蹲；驯马吏顷刻毛发直竖，他知道狮子骥又要使出他的绝招——就地滚。这是最厉害的一招，好几个驯马吏并未被狮子骥掀下马背，却被它用这样的办法压断了腿骨。驯马吏在他屈腿下蹲的一顷，猛然双手一按马背，腾身跃出数丈开外。果然，

狮子骥四脚朝天，使劲就地一滚，把那草地滚得草飞泥溅，压出一个半尺深的坑凹来。

众人无不捏把汗，幸亏那驯马吏跳得快，狮子骥滚了个空；要不，又得压断双腿！

李世民一直双目炯炯，目不转瞬地观看驯马，狮子骥那高大剽悍的外形，使他入目爽心，它雄狮一般的威势，更使他心爱。狮子骥愈是发扬蹈厉，难以驾驭，愈使他觉得是一匹难得的好马，是猛将破敌的良骥。

从十几岁起，李世民就喜欢骑烈马，他常说，烈马怕勇将。此刻，他见了桀骜难驯的狮子骥，少年雄心不觉勃发，他两眼盯着摔掉驭手之后，正扬扬得意，扬鬃蹈地的狮子骥，陡地从御座上站起身来，一面挽袖掖袍……

左右侍卫知道，皇上要亲驯烈马。

戎马一生，身经百战的李世民，骑过数不清的性情暴烈的千里马，岂惧一青海狮子骥？然而，今天的李世民毕竟不同于十几二十岁，跟随父亲李渊打江山时候的李世民。年岁已四十挂零，登基十几载，贞观盛世，海内太平，出入御辇銮驾，深宫锐意经籍文治，久未鞍马劳顿了。再说，一国之主，岂宜仍如往昔为将之时，逞一时意气，为驯一马而轻举妄动？万一有个闪失，岂不因小失大，危及国家？

左右近臣看在眼里，正要谏阻，早有一靠近太宗的宫妃上了前，她牵住李世民的龙袍，双膝跪下说：

“皇上，驯一匹青海驹，何须劳动御驾？传扬出去，叫吐谷浑笑话，说中国无人。把狮子骥交给我吧，臣妾定叫它服服贴贴！”

什么人这么大口气！太宗定眼一看，原来是随侍宫妃武

媚。

武媚的父亲武士彠，并州文水人，广有家财，颇好交结俊杰之士。李世民随父李渊为随将，行军于汾晋之间，常常休止其家，受到热情款待。等到李渊做了太原留守，便引武士彠为司铠甲兵仗的军械官。隋末各路英雄竞起，士彠暗劝李渊起兵举大事。李渊以为然，说：“深识雅意，事成，当同富贵。”

李渊平息七十二路烽烟，建立大唐。武士彠曾官至工部尚书，贞观九年病逝于荆州都督任上。武士彠死后，李世民间近臣，武家还有什么后人？知情的近臣说，武士彠有一女，年方十四，容貌美丽，举止娴雅，兼习文史，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姑娘。李世民听奏心动，即命近臣奉诏，召武媚进宫。这是贞观十二年（公元六三八年）的事。

武媚到了长安，李世民见了果然喜欢，将她立为才人（宫中妃嫔名称）。由于年岁尚小，只在左右服侍，尚未荐于枕席。

李世民知道，武媚是将门之女，惯于骑马。武媚入宫以来，有时也随太宗鞍马出游，见她骑术颇精。只是，如此烈马，她却不过一弱女子……太宗将信将疑地问：

“你能制服狮子骝吗？”

武媚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妾能制服它，只是上马须带三样东西。”

“三件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一条铁鞭，一柄铁挝（一种击打的兵器），一把匕首。”

太宗只当武媚为学女将威势，所以要带这几件兵器上马。他倒想看看巾帼英雄的模样。于是准武媚所请，并即命身后

侍卫将三件兵器送到御前。

武媚脱去外面的裙裳，露出里面的紧身锦衣裤。原来，她听说狮子骥数日难驯，今天要随皇上来御苑观看驯马，便暗穿骑马装在内，预作准备。

她将铁挝、匕首挂在腰间，将铁鞭提在手上，拜了皇上，然后毫无畏怯地向狮子骥走去。

驯马场上，上自太宗李世民，下至近侍、禁卫，众目睽睽，一齐注视着这位脱颖而出的年轻女将。暗暗称奇，又暗暗为她捏着一把汗。

狮子骥已被系回场中拴马桩，经过方才那番折腾，此刻渐趋平静，正低头吃草。它一面择着嫩草吃，一面用双目余光不时警惕地瞥视左右。它见一娇美的女子婀娜地走近前来，并不十分在意，只是威胁地喷了个响鼻，一面还继续吃它的草。

乘其不备，武媚风快走近拴马桩，一刀砍断缰绳，春燕展翅一般飞身跨上马背。狮子骥猝然受惊，一声长嘶，后腿直立，前蹄扬起，先竖了一个牌坊；接着，狂颠乱跳，想把背上的女将甩下地来。这些办法对付普通骑手可以，对付娴于鞍马的将门之女就不灵了；武媚随马上下，如一个老练的艄公，稳稳地驾着一叶在风浪里颠簸的小舟。

狮子骥前腿下屈，又想使出老招。伞盖下的太宗捏了把冷汗，失声高叫：

“当心‘就地滚’！快跳马！”

好个武媚，柳眉倒竖，猛然摘下腰间铁鞭，照着狮子骥的肥臀，狠狠刷了一鞭。前腿已经跪下，正待全身下蹲，就地打滚的狮子骥猛着一铁鞭，只觉皮开肉绽，疼得四蹄蹬地，

蹭地跳了起来。不等狮子骝再耍新招，武媚又狠刷了一鞭，又是一个皮开肉绽！

狮子骝钻心疼，撒开四蹄，如离弦的箭飞驰向前；武媚紧控缰绳，让它绕着驯马场奔跑。狮子骝负痛，愈跑愈快，初时还能看清武媚手控缰绳，伏身马背的姿态；随后，便只见一个亮点，在眼前旋飞。

驯马场上，众人的心提到嗓子眼上，屏气噤声。

狮子骝是匹宝驹，出生以来，备受优待，也就格外任性。今日意外地连吃了两铁鞭，被打得皮开肉绽，而女主人毫不怜惜，知道背上驮的是个心狠手辣的人，如再执拗不驯，难免要吃更大的皮肉之苦。于是，不敢再怠慢，只好乖乖地听从驾驭。

绕着宽阔的驯马场跑了十几圈，武媚逐渐放松紧勒的马缰，狮子骝通人意，也逐渐放慢了四蹄，由疾驰变成小跑。马到御座之前，武媚一带缰绳，飞身跃下，牵着已被驯服的狮子骝，直趋太宗驾前。马场上，响起雷鸣般的喝采声。

武媚来到太宗面前，弃马跪奏：

“妾武媚驯了狮子骝，向皇上覆命。”

太宗笑吟吟地走上前去，牵着武媚的手，高兴地说：

“骑术高超，不但后宫第一，也压倒御林军中许多须眉男子，真不愧将门之女！”

武媚经过一番马上驰骋，脸上红艳艳的，有青年女子诱人的娇媚，而眉目间又透出一股咄咄的英气。她将修长的细眉向上一扬，举起手中的铁鞭说：

“陛下，不是妾的骑术格外高超，是这根铁鞭沉重有威！”

太宗闻言，看那马匹，只见狮子骝臀上，皮开肉绽，鲜

血淋漓。一匹难得的域外良骥，宁可摔坏几个驯马吏，多费时日驯化，也不能急于求成，用铁鞭伤它呀！太宗顿生怜惜之情，脸上不觉变了颜色。

武媚不顾太宗的脸色，继续振振有词地说：

“妾上马之前，已奏得皇上恩准，随身带铁鞭、铁挝、匕首三物。铁鞭抽它两臀，再不驯服，妾将用铁挝击马首；还不驯服，则将以匕首断其喉。狮子骥毕竟是匹良驹，不是劣马，它识时务，两铁鞭落臀，便知主人决心，听人控驭。”

太宗为武媚的话感动了，觉得站在面前，跟他说话的，也是一匹俊逸刚烈的人中千里驹。于是，改容嘉许说：

“这话好！一个女子有此见地，有此胆略，难得、难得！”

从驯马养马，说到一些军中旧事，说到以往李家留守太原时与武家的交往。武媚咬着嘴唇含笑听着，笑靥很甜，不时送去深情大胆的一瞥。一向金口玉言的李世明，今天兴致特好，话也特多。侍臣来催启驾回宫了，武媚赶快回宫女队里去。李世民向宫女队里望了望，似乎谈兴未尽，但乐工已经奏起得胜回朝的秦王破阵乐，他只好勉强跨上车去。

夜深了，太极宫显德殿里，灯火依然通明。太宗有晚睡的习惯，常常披览奏章，或夜读，以至宵分。今夜，他依然临窗秉烛而坐，但是，几案上那摞奏章并没有看几份。他搁下枯燥无味的奏牍，拿起平日爱读的典籍，仍旧不能成诵。

他又从御案旁站起来，浏览粘贴在屋壁上的警策。太宗披览臣下言事的奏章，看到其中有精练扼要而含意深切动人的文句，便立即御笔摘录下来，命宫女粘贴于屋壁之上，以便出入省览。墙壁贴满了，宫女将旧的笺录警策收下，藏之箱篋，再贴太宗新录的警策。他往往对着墙上的警策默识深

思，运筹安邦治国之道，深夜不寝。

夫兵在御之得其道，不在众多。陛下取其壮健，以道御之，足以无敌于天下，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！且陛下每云：“吾以诚信御天下，欲使臣民皆无欺诈。”今即位未几，失信于民，可乎？

这是谁奏章里的话，说的是什么事？恍恍惚惚，竟一时记不起来了。他又从头将这段话看了两遍，这些话好熟，终于慢慢想起来，这不是魏征的一段话吗？

那次，点兵征突厥，右仆射封德彝进奏说：

“中男虽然未到十八岁，那些身材长得高大的，也可点兵。”

当时，太宗便同意了。封德彝按这意思写出敕令，魏征看了，却固执己见，以为不可，不肯签署下发。四次将敕令送去，传皇帝旨意，让签署下发，他四次挡了回来。按常规，敕令由中书省长官中书舍人签署下发，为免政事上的失误，才让谏议大夫魏征过目连署。想不到，他比中书舍人还认真，连皇上旨意也不听。

太宗颇为恼怒，召魏征进宫责备说：

“那些身材高大还说是没满十八岁的中男，都是一些隐瞒年龄，以避征役的奸民，取之何害，而卿固执至此。”

魏征回答说：“这不过是皇上的臆测。而民年十六为中男，十八始成丁，充力役，是大唐律令，不可擅改。”

魏征出宫，又上了一本奏章，痛陈此事利害，其中便有上面粘壁的一段话。太宗终于醒悟，自己错了。于是，不点中男，并赐魏征一个金甕。

太宗又看了壁上的另外几段警策，都不似平日那样入目

动心，而是恍恍惚惚，如雾中看花，思想老是专注不起来。

“来人哪！”

一个宫女应声而入。

“给武才人的赏赐，送去了吗？”

“禀皇上，早送去了。”

早送去了，她怎么还不来面圣谢恩？嫌赏赐太少？一匹纯金打制的龙驹，重可百两；一串珍珠，价值千金，不算菲薄。除了有战功的大将，我还没有这样厚赏过宫妃呢。她为什么不来……她为什么不来……她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难道不会察言观色？

梆敲三更，她再不会来了。睡吧，睡吧，明天还要早朝。他是马背上长大的皇帝，不像那些圉居深宫，长于妇人之手的君王，从来不要宫女侍候脱衣穿衣，自己胡乱宽去外衣，上床安歇。

长孙皇后谢世五、六年了。她是一个娴淑端庄的女子，好读书，生活俭约，更可贵的是，常能提供一些颇有见地的宫闱谏言。很难有一个德才貌比得上长孙皇后的女子，来填补宫中的空缺，这些年他常常独宿。

烛光摇曳，一闪一闪……一双热辣辣的美丽的眼睛，不时大胆深情地一瞥……身下的床板，不时唧呀一声……

“皇上，睡不着吗？”

一双美丽的、热辣辣的眼睛，探下身来柔声问。薄薄的罗衫下，有一对受惊的小兔颤动，多少次田猎，他追逐过，并且亲手逮住过这样的小兔……一种见到猎物的本能反应，逮住它，逮住它……

他慢慢发现这双美丽的、热辣辣的眼睛，和白天那双美

丽的、热辣辣的眼睛有些异样，少点什么呢？少几分美丽，少几分大胆、倔强……也说不明白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吃吃的笑声……“我是来侍夜的宫女。”

哦，不是她。想起来了，长孙皇后死后，一人独宿，整日勤劳国事，往往上床便能睡着。但一月之中，总有这么几天，一种孤寂之感，蓦然袭来，辗转反侧，不能成眠。这时候，便会有一个俏丽的宫女进来，便如方才一样。一双热辣辣的，有时是羞涩的眼睛，俯下身来，开头总是那句话，“皇上，睡不着吗？”

侍夜的宫女常常更换，他已无法一一记起她们的名字。武媚，聪明美丽远胜她们，奇怪，怎么倒没有安排她来侍夜？她心高气傲，也许不听这种不明不白的安排？

他的手缓缓移到她玉笋般的两条臂膀上，秋天，夜凉如水，你怎么穿得这么单薄？进来侍候皇上，前服脱在外殿了。他的手颓然垂下。你快到外殿去，把衣服穿好，小心着凉。我很好，不须侍候。

宫女有些意外，但见皇上神情淡然，只好惶惑退出。

几年来，他一直平静地接受这种安排，并未问过这些安排谁做出的。此刻，他忽然生出一个想法，明天要好好查一查，这到底是什么人出的主意。出这种主意的，一定不会是魏征这样的耿直忠臣，而是阿谀奉迎、心有所求的佞臣。查问清楚，要予适当惩戒，以煞此风。

二

谁见了武媚娘，都大吃一惊：这几天，你怎么了，消瘦得多么厉害。她凄然一笑：不介意的样子，驯马累的，也难怪，狮子骥摔坏了多少个驯马手，健壮的男子汉也制不了的烈马，叫她制服了。这是轻而易举的事，能不掉几斤肉？

你的珠宝呢，皇上赏赐那么多，你怎么不戴，放着压箱子吗？她还是凄然一笑，没心绪，不想戴。为什么，太累了吗？不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刚刚驯服了狮子骥，备受皇上夸奖、赏赐，还有什么不如意的呢？奇怪。

一连三天了，她每天晚上严妆坐到深夜。开始，她的意绪是浮动的，听到窗外有沙沙声响，便以为是来人的脚步声，心咚咚急跳。回过头去，却是秋风拂树，落叶萧萧……

她是个早熟的姑娘。小时候，母亲带她去牧场看家里放养的马匹，她看见一匹剽悍的大马追赶另一匹稍稍瘦弱的马，兜了两个圈子，追上了，大马竖起两只前蹄，便扑到前面那匹马尾上，她惊奇地问，母亲，那两匹马怎么啦？母亲平静地说，前面那匹马咬了它，它现在也在咬前面那匹马。报仇吗？嗯，母亲转过脸去，牵着她的手说，走，我们回府去。她

却还在替前面那匹马担心。那匹大马喷着响鼻，哼哼着，样子多凶狠。母亲，大马咬它，它怎么不跑呢？母亲脸沉下去来：女孩子，不准问这些事情！

多年来，这事一直记在她心里，理不伸，解不开。越是解不开，越想解；越想解，越是解不开。有时候情绪躁动，有时候莫名惆怅，有时候憧憬期待……心头便出现那个结。它为什么如此牵动情绪。它是个情结吗？

有一天深夜，她隔壁房的一个宫女，突然惊叫起来，把左右房间全惊动了。事后，她悄悄问那宫女，那天晚上，你怎么啦？一个小太监突然扑在我身上……她忽然联想起久系心里那个结。似乎一下要把它解开了。他把你怎么啦？也没有把我怎样，只是呼哧哧地喘着气，样子怪吓人的……那个结还是没有最后解开。

遭了落叶几翻戏弄，她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。已经三夕，他既未临幸，也未旨召，还期待什么？钱也赏了，事过境迁，事情便了结了。去面圣谢恩吧，他不会不见我，夜静无人，心里话当面也好说。不，不能去，那样，我就不是驯服狮子骠的武媚，而是一名不值钱的小宫女了。受皇上这么重的赏赐，不谢恩，于礼不合。好吧，我来写一封谢恩表章，托哪个近侍皇上的太监呈递上去。

李世民走出寝殿，门外几个值卫的近侍便跟了上来。皇上哪里去？今夜秋月玲珑，朕在宫中随便走走，看看月夜。有宫女提灯就行了，你们不必跟随。贞观之治，海内晏安，宫里更是太平无事，近侍们自然不必过于担心皇上的安全。

秋虫唧唧，那盏灯笼在宫树间忽明忽灭，那轮明月在宫

树上忽隐忽现。李世民在前面走，提灯的宫女不离左右，紧紧相随。皇上，到哪里去？他不正面回答，却反问，你知道武才人的馆舍吗？就是那个驯服了狮子骝的武才人吗？他点点头。宫女狡黠地一笑，知道，我领皇上去。就怕夜已深，她早睡了；不过，也不要紧，我把她唤醒，要她起来接驾。这是个机灵的宫女，李世民一句话引出她一串话，把李世民没有说出的意思她都说了出来。

“臣妾武媚顿首九叩表谢皇上厚赏隆恩。”

她把笔写下这一句话，下面就接不上来了。她一向才思敏捷，能诗善文，但此刻千言万语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写一些歌功颂德、千恩万谢的话吧，太一般了，没多大意思。写一写不遇的怨艾吧，是不是太冒昧，言辞不当，反而招祸。正在临纸犹豫，隐约听得几记叩门的声音。她叹了口气，秋风啊，你怎么又摇动门环来戏弄我？

“武才人，武才人！”

那声音听得真切，分明有人叫她。手中的笔砰地掉到几案上，“谁啊！”她倒屣而出。

武才人，快开门，大贵人来了。声音压得低低的，是一个女孩子的嗓门。什么贵人？她的心怦怦直跳，便去开门。将门之女，她的武功是人人知道的，不担心有人欺负。

门呀地打开，放进一明月！照得她不敢仰视，赶紧跪下，臣妾不知皇上驾到，未曾迎接，死罪，死罪。快别这样，我就是不愿惊动左右，才微服而来。

那盏灯笼在一旁眨着眼，闪出狡黠的光。

两人一面说话，一面往里走。这么晚了，你还没睡？臣妾在写谢皇上赏赐的表章。怎不当面谢恩，何必费事写表？臣

妾自觉卑微，不敢面扰圣上。哈哈，一个驯服了狮子骥的巾帼英雄，会这样胆小？只怕是有意要朕亲自临幸吧？臣妾不敢。又是一串笑。

那盏灯笼留在外间暗处，还在狡黠地闪着光，有点碍眼。他回头吩咐那宫女，你回去吧，告诉显德殿的近侍，朕今晚就住在武才人这里了。

“陛下！”

武媚只觉得一阵晕眩，扑跪在李世民面前。那灯笼悄无声息地走了，一明一灭地远去，有点凄清。

几上烛光明亮，两人谁也不去吹熄它。此时反倒没有了言语，但一切都那么热烈。他胯下的仿佛是那匹狮子骥，一切骏马都不能和它相比，他这个老子鞍马的人，也觉得大异其趣。他驰骋着，分不清是他征服了狮子骥，还是狮子骥征服了他。

他忽地扑上身来，呼哧呼哧地喘息，津津地流着汗，久系心里的那个结，一下子解开了。耳边响起一个遥远的声音……母亲，那两匹马怎么啦？前面那匹马咬了它，它还嘴咬前面那匹马。母亲，大马咬它，它怎么不跑呢……啊，小时候，自己多么幼稚，母亲答话多么机智。

……她忽而感觉那马儿有节奏地奔跑，有一种从未体味过的驰骋之趣。蜡烛滴着红液，点点滴滴。天子脱去了袞服冕旒，逞欲私室的时候，原来和凡夫俗子是一样的。忽然觉得是她在跨驭狮子骥，有一种征服的喜悦；但也有一点颠簸的皮肉之苦，有颠簸的疲乏……

三

太宗新幸武媚，心境正好，谁料旋即祸起萧墙，出现了太子承乾谋反的事。

承乾，太宗长子，生于承乾殿，因以为名。八岁立为皇太子，秉性聪敏，太宗甚是喜爱。年既长，慢慢生了变化，喜好声色，漫游无度；然而，惧怕太宗知道，外表尽量不露痕迹。每次朝拜，必言忠孝之道，而退朝之后，便与群小嬉乐。

太宗风闻承乾耽于逸乐，曾手诏斥责。皇室中有几个受到太宗查处的膏粱子弟，乘机怂恿，劝他取父皇自代。献策说，太子但称暴病危笃，皇上必然亲临东宫探视，那时乘机下手，可以得志。

承乾一面派亲信面圣报病，一面暗暗在东宫统亲兵，披毡甲，操兵刃，演习布阵交战。谁知，太宗没来探视，派英国公李勣统兵包围东宫，叛迹查明，承乾就缚。

承乾废黜，长孙皇后所生嫡子还有李泰、李治，两人中立谁为太子，又是众说纷纭。太宗正在委决不下，内侍禀报，武才人来见皇上。

他心头豁然一亮：立太子的事，何不问问武媚娘？从那

天驯狮子骠的事看，她遇事有主见，有决断。再说，她住在后宫，天天与宫人妃嫔接近，也知道宫中对诸皇子的看法。

太宗即命近侍，传武才人进殿。

媚娘入殿参见，太宗命她平身，赐坐，笑着说：“朕正打算召见爱卿，你恰好来了。”

媚娘温存地说：“家国遭祸，遇此不幸，妾知道皇上心里一定又气又急，郁闷伤神。这种时刻，妾应该来陪陪皇上，消愁解闷。但是，转念一想，妾人微位卑，不宜涉身国家大事，以此又不敢贸然前来，打扰陛下……”

太宗不以为然，哈哈笑着说：“卿想得太多了。朕正想问问，你，以及宫人妃嫔们对立太子的事，都有些什么想法呢。”

媚娘说：“妾不妄议，愿先听到皇上圣意。”

太宗叹口气：“唉，这事众说纷纭，大臣中有主张立李治的，也有主张立李泰的，朕一时委决不下。适才李泰来殿见朕，朕倒是面许立他为太子。”

“皇上已经面许李泰皇子?!”媚娘表示惊讶。

太宗听出她颇觉意外的语气，不得不细说原委，好让她明白面许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：“刚才青雀见朕，投在我怀里说：‘父皇厚爱，是臣更生之日。如若立臣为太子，臣有一子，臣死之日，当为陛下杀之，传位晋王治。’我见他说得恳切，一时心动，便许立他太子。”

媚娘两道柳眉皱起来，直摇头：“妾冒死言，陛下这话欠妥，面许的事，考虑得不大周全，还望陛下审思。皇上想想，陛下万岁之后，魏主据有天下，那时他怎么会肯杀了他的爱子，传位晋王治呢！再说，杀子而立弟，也不合人情呀。这些话是完全不可信的。”